

貞觀政要

冊三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

儒令以本官

聲令平

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

直

聲更平

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

聲論平

商略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

文學生

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

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

殿側精選天下文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

云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充弘文館學士云

真氏德秀曰後世入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

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

論成敗或曰晁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
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
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貞觀之規模
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卽位也廣招
羸洲之賢其既卽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
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
舜禹湯文武功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
也危微精一武孔顏之學也建中極湯武之學
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
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
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
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知一事之微無不
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
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
舜禹湯文武功之學也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稽式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兩邊俎豆干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

傳也令詣京師

後令平聲

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

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

署吏職入仕也

國學增築

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

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

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

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掌學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

孫從三品曾孫爲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

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爲生及庶人

子爲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

人子爲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教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

數音朔

令祭酒司業

凡會同饗燕必尊長先以酒祭

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

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

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

長

音掌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

筵者

篋方竹器所盛書籍者幾至萬人

幾平聲

儒學之興古昔未

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

至三千二百方秀艾聽入貢限四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百濟

堂吐蕃凡八千餘人雖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者蕃高麗等群酋雖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有學士祖禹曰古之教者

國升於國而後達漸故成入有德小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道

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多眩耀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

有才之所成實也有教養之實也

先也如無學則三代倫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禹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傳之禹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

孔子然也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然也周公而上得位

與賢者其道託之於堯舜與賢者其道託之於堯舜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何由而明於後世以榛蕪

報德報功之儒無盡焉報德報功之儒無盡焉

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
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
英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
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
之以致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為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

者褚仲都明周周熊安生為字植之長樂人沈重厚字通

春秋群書為陳沈文阿秋字為國衛通三禮春周弘正思

行晉周覬之後張譏為字直言武城人隋何妥字栖鳳

為國子博士祭酒劉炫為字光明河間人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現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

左丘明氏謂孔子所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

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著者為此傳也或

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
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
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實於公穀之列者蓋漢

晉以來相傳誤也
卜子夏 稱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公

羊高 夏公羊姓高名子穀梁赤 穀梁赤名子伏勝 濟

召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

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 高堂生 魯人前漢為博士得

九篇教于齊魯之間 高堂生 儀禮十七篇傳於世

禮宗言 戴聖 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 毛萇 趙人

河間獻王 孔安國 臨淮太守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 劉

向 帝子為政漢楚元王夫校五經 鄭眾 後漢為大 杜子春

後漢河 馬融 郡太守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 盧植 子

南人 鄭玄 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北中郎將 鄭玄 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文等 服虔 字慎後漢太守何休 夫字邵公後漢為諫議大

論語 王肅 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 王弼 字輔嗣三國

等書 王肅 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 王弼 字輔嗣三國

易注 杜預 字元凱晉侯注春秋左氏傳 范甯 為豫晉時

太守 梁傳 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

堂父音甫魯哀公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用其子孫以報之至有於左丘明等二十一先儒子孫

行其道者則又有配享於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

蒙引擢之恩又足為後世故

實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

又後數年探聖人之間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

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不刊之典後世有所

舉亦前帝王所禮秩於配享太宗之近者恩沾於

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為去聲學識為

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

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有人詐稱衛太

子衛名據武帝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

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尹斷以蒯瞶之事蒯古買切

又納蒯瞶于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

公輒乃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帝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

蒯瞶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

得尉驗治竟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

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

類而非俗吏之所不能爲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

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

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

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

人須用德行學識爲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

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

書侍郎顏師古

名籀其先琅瑯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

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於

蠶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爲子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集諸儒重加詳議

重平聲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共非之異端蠡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

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晉以外

常侍與散騎常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

焉

令平聲

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

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舊本五經疏義另爲一章今合爲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初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
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餘說特未定也世
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
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
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
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爲之
盡廢然爲疏以統一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
儒爲義疏以統一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
道未也而已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
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
有能益於正學南北之謬其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
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轆轤學經者不勝考也太
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
疏義易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
禮主於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休數十百家盡廢之
穀梁皆疏義可謂有功於世而唐以然嘗論之古者易
唐之疏義焦氏費氏數家自經矣然王弼爲正而秦
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經矣然王弼爲正而秦
漢象數之學晦矣安國爲正而有歐陽氏大小夏侯
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爲正而有歐陽氏大小夏侯
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
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正經傳散亂不可復

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
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扶音必

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音

賢大蛤也海上月明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燄發燧取

蜃吐氣如樓閣之狀桑柘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槐檀之火夏季取人性含

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漆音蘇秦字季

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游說佩六國相

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

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不勤

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扶音人性相近情則遷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禮學記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初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此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此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幾乎疾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數之不其哉

文史第二十八章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

比音鼻

前後

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楊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求繼嗣召雄待詔

從以爲非竟舜成湯以風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馬

複之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乃

藉獵之賦相如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爲子虛天子之義故虛

章歸之於節
班固兩都等賦
漢班固字孟堅
彪之子也
儉因以諷諫
父業著西漢書
後遷立此既文
體浮華無益勸
誠何
假書之史策其
有上書論事詞
理切直可裨於
政理
者朕從與不從
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
心非己以爲是
則欲天下皆非
太宗於是則欲
其心廣矣不取
以爲非則欲天
下皆非太宗於
此其心雖然切
直之
言猶瞋眩之藥
將以己疾而使
後有如其可服
舍而不服
從而姑存其方
豈若用乎勉而

愚按春秋者諸
史之本也褒善
貶惡進君子退
小人進中國退
夷狄一言一字
皆足爲春秋之
法要使其善足
爲勸惡足爲戒
可也無益之文
何必廁於其間
哉太宗謂漢史
載甘泉等賦文
體浮華無益勸
戒其說是也近
時司馬氏作通
鑑於韓文載文
暢序於柳文載
梓人傳取其有
益於世教也較
之舊史載進學
解等文相去遠
矣司馬氏之書真
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

通鑑作鄧世隆避

表請

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

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

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夜游西園曲之花曲清

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與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去聲何必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

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

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

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

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

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

之以記人君言行

去聲

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幾平聲

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

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

皆見之設令

平聲

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

修而己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之無言動之失而已

職則庶乎其有儆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

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

善癉惡

癉音亶病也

足爲將來規誠不知自古當代國史

何因不令

平聲

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旣善惡必書庶

幾

平聲

人主不爲非法止應

平聲

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

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爲鑒誠使得自修改

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

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

事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

見公平篇注

季友鳩叔牙而魯

國寧

鳩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卽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

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爲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

牙以飲鳩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

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卽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